

年金類入圍決賽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賽委員：向陽·宇文正·陳雨航·陳素芳·廖志峯（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廖非比

會議記錄：沈孟儒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一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八十三件來稿，經初審後有七十二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王盛弘、周昭蔚、藍祖蔚、蔡昀臻於三月七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三件進入決賽。決賽委員向陽、宇文正、陳素芳、廖志峯公推陳雨航為主席。本屆年金預計選出入圍者三名，但作品如均未達水準，得由決賽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此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向陽：年金獎助制度是鼓勵作家、文學愛好者、寫作者去制定一個寫作計畫，並且妥善執行。本次進入決賽的十三篇計畫，我個人感覺都非常不錯，不論是作者過去的創作經驗，還是本次計畫的寫作方式，讀起來可行性都很高，如果能夠寫出來應該都會是好的作品。第二，徵件對象、寫作主題雖然強調不限

地區，只要是華文書寫的作品都可以投件，可是終歸還是掛著「臺北文學獎」的名字，所以我在比較困難的選擇狀況下，會傾向跟臺北有點關聯的作品。不是說一定要歌頌臺北，但假如作者的工作經驗，或者寫作內容上跟臺北有點關係，我會比較偏向這樣的作品。第三，因為文類有詩、散文、小說，還有非虛構，所以評選起來非常頭痛，不曉得到底孰輕孰重，我個人比較專擅的是散文、詩以及非虛構的報導，在那個部分就有較多想法，等一下再提供給大家參考。

宇文正：年金獎助制度不同於單篇作品的比賽，我會比較在意整個計畫的獨特、開創跟完整性。接著我會再就作家過去累積的文學能量，還有現在所能看到的試寫篇章去綜合考量、預測可能達到的成果。本次的作品中，有四篇我非常喜歡，尤其有一篇讓我非常的感動，而且是很年輕的作家。很高興有年金這樣的制度，讓作家可以在心理、經濟上被支持的情況下，去完成一個比較複雜的寫作目標。

陳素芳：這次的計畫看起來都不錯，但因為我擔任過多次評審，看稿時我會考慮到計畫的完成性。如果作者是不認識的新人，即使試寫作品、計畫都不錯，我還是會擔心後續的書寫狀況，這種情形就是賭一把。而有些已經很有創作經驗的作者，計畫的可行性看起來也高，我會比較贊同這樣的書寫計畫。另外，這次看稿時還碰到一個問題，有篇以客家話創作的作品〈天上人間——霄裡〉，讀起來實在是障礙重重，還特別拿字典對照著讀，像這種作品就會比較吃虧一點。文學年金的獎勵制度很好，前幾屆有幾篇得獎作品都滿好的，例如《舒蘭河上》就得了獎。我在評選的時候，第一先看試寫的作品，再看計畫，再來看他的文筆，也必須考慮它的可行性，有些計畫寫得很好，但是對可行性會打個問號。

廖志峯：本屆作品題材多元，有幾篇我也相當喜歡，尤其丁威仁的長詩〈荒城〉，我讀了頗受感動，雖然他的

計畫大了一點。我補充一下，素芳剛才提到〈天上人間——霄裡〉，因為我曾在竹東住過半年，這篇勾起我對客家鄉音的情感。但除去語言，這篇的文學性似乎比較薄弱。整體來說，本次有些計畫寫得不錯，但在文字方面還是比較粗疏一點，有點可惜。我評選的重點是，將來出版能不能打動讀者？也會從作品的重量來考量。

陳雨航：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的評審，與國藝會的常態補助有許多相通的地方。因為我是客家人，所以大致可以讀懂〈天上人間——霄裡〉。雖然有讀出一些趣味，但也滿辛苦的。對不懂客家話的讀者來說，應該會有更多的隔閡。這篇散文寫得不俗，而且計畫的語文也很好。假設不考慮後來的發展，它是一篇還不錯的小品，應該也可以與其他篇作品競爭，但語言還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在過去評選的經驗中，有許多最初寄予厚望的計畫，出來的作品卻很失敗。但投資這麼多，總會有投資失敗的，這是我的感覺。接下來我們進行第一輪投票，再逐篇討論。

第一輪投票

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各自圈選三篇，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四票作品

陳柏言〈溫州街的故事〉（向陽、宇文正、陳雨航、陳素芳）

三票作品

- 徐振輔〈《西藏度亡經》長篇小說寫作計畫〉（宇文正、陳素芳、廖志峯、）
 丁威仁〈荒城〉（向陽、陳素芳、廖志峯）

兩票作品

- 敷米漿〈洗車人家〉（向陽、陳雨航）

一票作品

- 熊瑞英〈春水秋山——臺北劇院〉（陳雨航）
 丁世福〈紅色降落傘〉（宇文正）
 唐墨〈後來的野史（短篇小說集）〉（廖志峯）

○票作品

- 司多思〈漂洋記 Yes, Professor〉
 退愚廬主人〈天上人間——霄裡〉
 郭爽〈馴火〉
 陸思良〈猶太紙〉

陳秉楠〈室〉

張冠〈視線以外的風景〉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針對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唐墨〈後來的野史（短篇小說集）〉

廖志峯：我在這篇跟〈溫州街的故事〉之間選，最後選了這篇。因為這篇很能勾起一些歷史的回憶，不管講氣爆、講九二一地震，能夠用小說來處理這些集體記憶，值得鼓勵。

宇文正：作者計畫書寫臺灣幾個重大的事件，非常吸引我，但執行難度很高。試寫的這篇用電玩來對照氣爆這麼一個傷亡慘重的事件，讓我覺得稍嫌輕佻，也很難去預想其他篇的完成情形。我原先期待作者會蒐集很多資料，把那種政商間的複雜關係呈現出來，可惜作者似乎避開了這個困難。

陳素芳：計畫中提到第一篇小說要處理高雄氣爆跟二十五淑女墓，但試寫稿中我只有看到氣爆的影子，卻沒有看到寫二十五淑女墓的部分。二十五淑女墓其實就是旗津女工船難事件，並不是說一定要寫船難，但至少希望作者寫出那個世代的整體氛圍、女工處境等等。看起來這個計畫野心很大，好像要把很多事件拼進去，可是事實上計畫大過他的寫作能量。我反而覺得作者如果不要蒐集那麼多資料、野心小一點，他的小說會更能感動人，例如試寫這篇如果只處理二十五淑女墓可能還比較好，因為那應該是作

者母親那個世代的故事。

陳雨航：這篇讓我想起最近有人批評《建豐二年》的一句話，叫作「巨大的虛構，微弱的實踐」。可惜了，是好的計畫。

丁世福〈紅色降落傘〉

宇文正：我很喜歡這篇作品。它屬於自傳性的成長小說，裡面有著珍貴的時代記憶，不寫下來，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物、那樣的故事大概就隨風而逝了。作者的文字雖然比較素樸，但是並不笨拙，「紅色降落傘」這個意象也用得很好，而且我覺得他具備書寫長篇小說的能量，他是真有故事要說，雖然也許是那種一生只能完成一部、高濃度自傳性作品的作家；他的文學教養可能是《麥田捕手》、海明威，是屬於四、五年級世代的教養。我相當期待，也很希望大家再考慮這篇。

陳素芳：乍看之下，前面的敘事稍嫌瑣碎，可是讀到後面夢境轉折的地方，作者的手法確是很好，重新回頭再讀，有滿多的神來之筆，尤其作夢的翻轉非常漂亮。「紅色降落傘」這個意象很感人，作為題目很好。它可能根本不存在，而是一個追求的夢想、一個象徵。這篇小說其實不錯，而且應該是作者個人的故事，但有許多要剪裁的地方。

廖志峯：故事內容有張力，但文字跟篇章安排需要重新修飾。就算這次沒有獲得獎助，以後重新修過還是有機會。

陳雨航：進入決選的作品，文字的功力都有一定的程度，這篇的故事好，但文字沒那麼精練，比較難突出。臺灣的出版過程中，很少有編輯能夠修改作者的稿子。除了類型小說外，在一般的文學小說裡面普遍沒有像 Maxwell Perkins 這樣的編輯，他可以改海明威、改費茲傑羅的東西，有修改能力的人都做總編輯了，責編多半沒辦法改。我常常看到一些已出版的作品，有些地方沒改，我都覺得可惜了。這篇故事雖然很好，但我不看好。

熊瑞英〈春水秋山——臺北劇院〉

陳雨航：我在這篇跟〈西藏度亡經〉之間抉擇。我讀過熊瑞英的散文〈包餃子〉，裡面有某些部分也在這篇出現，而這部分她本來就寫得很好。另外我注意到這兩位作者的小說創作經驗都不豐富。徐振輔最早好像寫過一個長篇，我沒有看過，他後來寫的都是散文，都寫得很好，但我會考慮到這兩篇作品未來的完成情形。〈西藏度亡經〉試寫稿裡面有些對白，我不太能接受。例如中國的邊境檢查員會說「不好意思」，這不太可能，與社會經驗不夠有關。熊瑞英的〈春水秋山——臺北劇院〉裡面很多心理的轉折，那種幽微的心理寫得比較好，應該跟年紀有關，而且她還在努力創作，因此我覺得她比較有機會寫得好。

廖志峯：這篇作品我滿喜歡的，文字好，故事也吸引人，讓人想知道後面的發展，雖然目前從計畫看不出它後面的開展會呈現出什麼樣的面貌。另外，作者放了很多文本在裡頭，可能會讓故事太複雜。

陳素芳：我同意志峯說的，作者在小說裡放了很多戲劇、電影等文本來映照小說情節，是在彌補故事敘述的不

足。如果拿掉這些文本回到故事本身來看，第一篇〈鬱鬱白背芒〉故事滿好的，跟電影《無人出席的告別式》很搭。它講幾個老人家吃飯、打麻將湊不到人數，還有在殯儀館上樓梯等細節，都寫得很傳神。但是第二篇〈春水秋山〉就有點弱了，我不清楚它要說什麼。在這個計畫裡面，有電影、也有京劇，看起來是很花俏的設計，但我會希望回到作者真正要寫的東西。如果回到真正要寫的故事，還能與文本相互映照，那就很厲害；如果映照不出來，那麼就是虛晃一招。

宇文正：這個計畫裡頭每篇都有大量的文本，應該是為了把原本不相干的小說組合成一個有計畫的安排，所以每篇都會去對應一個戲劇或電影，並且命名為「臺北劇院」，但我覺得太刻意了。〈春水秋山〉其實是一部愛情小說，作者刻意編寫大量的《四郎探母》資料，但小說本身對於情感、慾望、背叛的探討不夠深刻。

兩票作品討論

敷米漿〈洗車人家〉

向陽：〈洗車人家〉屬於大眾文學的作品。作者本身是大眾文學作家，從一個絢麗的、不斷再版的作家到現在的洗車工人，對這樣的境遇大概會有不少的想法。作者善於講故事，文筆清順，內容主要是洗車。臺北市以至於全球，只要有車子的人都會有洗車的經驗，洗車工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一個行業，但我們不一定清楚這個行業的工作性質。作者寫出洗車工的思維、遭遇，以及工作時發生的故事，通過比較大眾化的、通俗的方式去表現出來，雖然現在還沒有完全寫完，可是我滿期待看到完成的作品。

另外，這篇標題用「洗車的人」會比「洗車人家」好。

陳雨航：我沒看過敷米漿的作品，只知道他是大眾文學作家，也注意到已經有文藝營請他去當講師。我覺得大眾文學應該要更廣泛，因為那是鋪底的。這是第一次看他的東西，這篇是有關社會基層生活的故事，文筆流暢，未來的完成度會比較高、讀者接受性也高。有一些東西還可以再挖，但是目前看來都是點到即止，有點可惜。

廖志峯：這篇小說很好看，但我的疑慮是作品不夠深刻。另外，他的寫作計畫是完全沒有計畫，只訴說他的過去，沒提他要如何進行書寫。

陳素芳：這篇很通順也很好讀，我也同意有個很大眾的東西在臺北文學獎出現也滿好的，可以一新人的耳目，但敘述不夠深刻，很多東西突然之間就消失了。例如作者寫一個他請的工人，只寫他吃了一次蝦仁煎，然後就無緣無故消失了。這樣的處理方式有點太輕易放過，「唸——」地就過去了。讀者會希望作家交代這個人的消失是怎樣的感覺。

宇文正：這篇建構出一個洗車的人間道場。洗車常需要彎腰或蹲著，所以他是從比較低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來看人。作者的文筆流暢、乾淨，但是也誠如志峯跟素芳講的，他讓我們看到這個浮世繪一般的冰山的上層，我們會更想看到那座冰山的底下。我覺得這篇是可以期待的，因為這個作者已經有長期的寫作經驗，而且蹲點在一個洗車場這麼多年，我也很想知道背後的故事。不只是客觀的書寫，也希望能看到作者心理的轉折。

二 票作品討論

丁威仁〈荒城〉

向陽：計畫的架構和作者的創作經驗都非常豐富。作者想要突破過去臺灣的長詩、敘事詩的寫作，把它提到史詩的方式去處理。處理史詩必須有彈性，作者的思想是放在人類末世的角度，作品內容是一個虛構的、史詩的想像。作者通過虛構的「荒城」，或許想表達他的某些理念。因為試寫篇章是用短篇的方形式組合，還很難看得出詩作的整體架構。但是有這樣一個巨構式史詩的想法與嘗試，值得鼓勵。詩是在虛跟實之間遊走，假設虛構的詩能映照現實，像但丁的《神曲》、《荷馬史詩》，雖然看似虛構，可是它回到人間現實來，那就是成功的作品。丁威仁本身善於對現實社會進行某種嘲諷，在試寫篇章也可以看到。對任何人來說，史詩都非常不容易寫，所以臺灣的史詩、長詩很少。有人願意嘗試，我覺得可以鼓勵。

陳素芳：史詩的架構一定會有一個情節的鋪排跟布局，而他的布局、情節鋪排我都可以接受。例如他從一個墓園、從死人開始寫，全篇觀點是以遊魂式的眼光在看荒城。不過我比較擔心計畫裡說要寫五百行的長詩，是不是有辦法達成？但這個計畫還是值得鼓勵，臺灣很久沒有史詩了。

廖志峯：我在評選時會考量文類的平衡，詩、散文、小說最好能夠一起鼓勵。這個計畫真的很大，甚至太大，我比較在意的是，會不會因為架構過於龐大而影響到詩質。若不考慮架構的話，他的詩真的滿好看的，讀來很有感覺。例如「文明被詩人寫短了」，或者是「詩人走在語言的荒野」。以片段來看，這些詩都滿好讀。作者後面附的「荒城地理圖」，看不出來是什麼。

宇文正：這篇沒有讓我很感動，它的荒城涵蓋了太多意象，沙丘、仙人掌、海，然後棉花田、鐵道、機場等等，讓人眼花撩亂。

徐振輔〈《西藏度亡經》長篇小說寫作計畫〉

陳素芳：我對徐振輔有信心，他不像是寫報導或散文，鏡頭式的文筆，讀來深刻、感動。即使他寫一些有關經文的東西，也很好讀，有種抒情的味道。但是他的計畫似乎太龐大，牽涉到環境議題、宗教問題，甚至涉及生死。作者用了許多資料性的東西，雖然資料看起來消化得不錯，但對於小說創作來說仍是險招。後面的情節涉及羊群染病、環境污染，需要運用大量資料，同時又要叩問生死、命運，我擔心主
題太廣泛。

宇文正：這篇是這次作品中我最期待、最喜歡的。作者想要探索西藏文化、信仰跟文明的衝突、環境面臨的困境，格局大也就伴隨著企圖心太大的危險，可是一位年輕作家花了四年的時間蒐集資料、田野調查，我認為這正是年金寫作計畫應該要鼓勵的創作型態。試寫的作品中，用一場車禍，一個驚心動魄的、直指命運的命題開頭，是很厲害的。尤其作品想要探討信仰跟死亡，這是一個十分漂亮的開場。

廖志峯：這篇的文字、小說我都滿喜歡，通常寫西藏議題的多是藏民或流亡藏人，但臺灣作家來書寫這個題材也很值得鼓勵。我特別期待作者處理環境史的部分，尤其西藏現在資源開發面臨的種種問題。這篇涉及了許多深刻的主题，包括佛法、環境開發等等，我也擔心能不能處理好。

向陽：這篇讀來像詩人寫的，文筆確實不錯，但我會建議修改書寫方向。作者在西藏做了長期的田野考察，

觀察雪豹、與牧民同住，比起「度亡」這種深層的、哲學的命題，我反而覺得可以多著墨田野調查期間的經驗和觀察。

四票作品討論

陳柏言〈溫州街的故事〉

陳素芳：這篇在十九屆也有入圍，我當初沒有選這篇的疑慮還是存在。小說裡作者設定敘事者「我」去參加A的喪禮，但沒有交代A死亡的原因，也不清楚A父親的消失有何用意。「我」跟A的交情似乎不深，小說裡「我」自圓其說地自問，也許是因為都讀邱妙津所以A選擇「我」作為傾訴對象，後來在書店打工遇到李渝。為何把這兩位作家拉進小說？作者應該是想聯結溫州街的意象，但處理手法太刻意了。除此之外，沒有寫出溫州街的特色。作者在計畫裡提到，他們幾個學生去幫一個老教授整理遺物，結果挖出了很多色情書刊，我覺得如果小說從這裡開始寫會更精采。

宇文正：陳柏言的文字精緻，我很期待看到他寫出計畫中所說新世代的「傷害與耗損，狂喜與憂患」，以他過去的書寫經驗應該可以做到。溫州街一再被書寫，已經變成一個文學象徵，像蘇童筆下虛構的香椿樹街，所以我倒不太在意作者是否有細描溫州街的景物。另外也建議重新考慮原來的題名〈臺大記〉，可能會更貼合「世代」的主題。

陳雨航：小說寫得很好，但不必用這個題目，除非是要挑戰《溫州街的故事》。

向陽：可以用「W.J.」或「W」代替，讓溫州街澈底象徵化。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廖志峯、陳雨航放棄〈後來的野史（短篇小說集）〉、〈春水秋山——臺北劇院〉。〈紅色降落傘〉獲得附議進入第二輪投票的名單之中。共五篇，評審以最高五分，最低一分的方式給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徐振輔〈《西藏度亡經》長篇小說寫作計畫〉（向陽三分、宇文正五分、陳雨航三分、陳素芳五分、廖志峯四分），共二十分。

敷米漿〈洗車人家〉（向陽五分、宇文正三分、陳雨航四分、陳素芳一分、廖志峯三分），共十六分。

陳柏言〈溫州街的故事〉（向陽二分、宇文正二分、陳雨航五分、陳素芳四分、廖志峯二分），共十五分。

丁威仁〈荒城〉（向陽四分、宇文正一分、陳雨航二分、陳素芳二分、廖志峯五分），共十四分。

丁世福〈紅色降落傘〉（向陽一分、宇文正四分、陳雨航一分、陳素芳三分、廖志峯一分），共十分。

依得分高低，由徐振輔〈《西藏度亡經》長篇小說寫作計畫〉、敷米漿〈洗車人家〉、陳柏言〈溫州街的故事〉入圍本屆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會議圓滿結束。